

隕落中的漢傳佛教 寂慧

佛教三大系在近代的流播中，南傳及藏傳佛教特別受到學術界及西方的重視，發展迅速，獨漢傳佛教仍在風雨飄搖中掙扎。自盛唐以來，佛教每下愈況，雖偶有高僧或機遇，仍難力挽於狂瀾。就是漢人自己，亦對漢傳佛教妄加批評，各人失去信心，紛紛改投藏傳或是南傳佛教麾下。漢傳佛教是否如此不堪？是否一無是處？是否不值得修學？

佛教各派系的形成，有其當代時空的機緣，適合當地人的修學，如果輕言放棄，轉投別類修學，實為不智。但隨著時間過去，派系的適應性已褪色，需另闢新教法，作契理契機的修學，這是修學的流動性。然而，隨便放棄本位，他求別的途徑，非明智選擇，別忘其他途徑亦不斷流動。因此，該參考自身及其他修學法，創發新的修學大道。漢傳佛教有其優點及缺點，它能在歷史洪流中屹立千年，自有其獨到之處，及不可替代的貢獻，應該從其歷史及演化中檢討，再覓新的途徑，去發揚光大，這是眾人的努力，亦是眾人的責任。

一如其他系統，佛教在各地的開展中，必與當地的文化，民俗性融合，在中國亦不例外；形成有別於印度的佛教，如清談，茶禪，圓融等，這在原教旨主義看來，不免古怪，甚至有違教義，正如我們看藏傳佛教的「迷信」，及南傳佛教的墨守成規，同樣感到古怪及不適應，卻不會感覺自己的怪異。

佛教傳入中國之始，由於教義翻譯人才對佛學尚未深厚認識，翻譯技巧亦不完備，且受中國深厚文化影響，做成不大準確的現象，佛學的發展，也做成偏離乃至誤解。幸而尚能把握基本精神，縱使未能完全符合佛陀精神，亦能發揮璀璨的果實，利益無量人天。

漢傳佛教的特性是低調，隱逸，含蓄，謙卑，慈悲，富於哲理性。此外，漢傳佛教出於印度大乘，除了攫取大乘精神的精粹外，亦融貫大小三乘，發展出獨特的叢林制度、清規，以六和敬宗旨修持並濟世。懺事亦是漢傳佛教的另一項特色，它融合了修行，音聲佛事，共修等行法，熱熱鬧鬧地維繫中國佛教千多年，音聲佛事，或法事，一直被很多高僧詬病，認為佛教被人誤解只是度亡，消極，只作些低下的勾當，嚴重破壞佛教形象。很多學僧就敗壞在作佛事，謀利上，斷送了學業、慧命。但度亡確是佛教的特長，對亡者及亡者家屬作出大利益，其他宗教無法出其右。只可惜作法事的人為了謀生、謀利，沒有好好作出貢獻，但對亡者亦有很大幫助，千百年來，勉強支撐著老、病、死者。如果說法事耽誤了學僧，倒不如說他們道心不堅固，或是他們沒有藉機修福，法事淪為謀生工具雖然不當，但可以適可而止，繼續學業；可以適當調配，生活及學業作出平衡；當然，更可以利益他人，還可以修持。與其說法事令佛教步向滅亡，不如說法

事使佛教能苟延殘喘，維繫不滅，靜待大德出現，重振佛教。有兩類人維繫佛教，第一類是一般信徒，道心不堅定，即興式參與及弘揚佛教，或是自修式地虔誠默默修持。當然不能寄望對佛教有大作為，但在延續與維繫上卻有幫助。佛教積弱，不能怪責他們，因氣量、識見及學問上，他們本非如此。另一類人是有抱負、有學問、有修持的高僧大德，他們正是佛門龍象，能提昇佛教，這些人才不多，佛教的命運，端看他們的出現。當然，亦不能怪責他們，因這類人才甚少，要改變積弱亦是談何容易。那麼，誰該負責呢？只能諉於眾生福報的抽象說。

漢傳佛教尚有被批評為圓融、方便、真常、唯心、他力、頓証、至圓、至簡、至頓，這些看似是缺點，但亦可看作是優點，看如何善巧運用，如佛陀的談空說有，如刀的既可傷人，亦可帶給人方便。

聖嚴法師對漢傳佛教寄以厚望：漢傳佛教具有包容、融合、開創、適應等特性。是未來世界佛教的趨勢。因此，把握機遇，為漢傳佛教、世界佛教作一番努力，為沈淪的眾生、隕落的漢傳佛教作一番救亡。審視過去歷史的軌跡，各高僧大德的奮鬥，另覓新途，重振契理契機的漢傳佛教，是歷史的重任。